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八五五

舊唐書卷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

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有宗羅喉者先聚黨爲羣盜至是帥衆會之封爲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

河州刺史羅暉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畧地又剋鄯
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
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太后起
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
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
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
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剋秦
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
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
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

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舉連結

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塘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塘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塘西南恃衆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爲舉所敗死者十五六

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城又遣仁果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果代董其衆僞諡舉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果滅仁果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

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丁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畧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於折塢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塢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

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
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
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
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墉城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
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
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
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
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
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

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
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
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
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
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
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
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
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
曹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

人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平廼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畧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修

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鳩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脅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柰何受人官爵若

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飢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旣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詎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

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尙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奔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

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
開地不過千里旣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
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畧定中原攻
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
質事之卽漢家竇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
貴曰昔吳淠以江左之兵猶稱已爲東帝我今以河右
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强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爲計
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
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
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

仁等潛謀引諸胡眾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旣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尙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蹙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

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閣下因與仁